

温情岛 WENQINGDAO

破碎的罗曼斯



〔日本〕

岛崎霞

CB03-14

-9536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4 号

责任编辑:单么加

封面设计:王燕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情岛系列/(日)岛崎霞著;杨军等译.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11

ISBN 7-105-02563-8

I. 温… II. 岛… 杨… III. 故事:章回小说: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0721 号

破 碎 的 罗 曼 斯

(日)岛崎霞 著

张婉茹 译

民族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5 号 邮编 100013)

保定市科技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42 字数:840 千字
印数:0001—20000 册 定价:48.00 元(全六册)

内 容 提 要

乍看起来，这的确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幸福的家庭。

祖孙三代同堂，其乐融融。祖父川田牛四朗在部队时是一陆军中尉，转业后自家开了一个医药铺，生意红火得很。自己唯一的儿子是本市一家著名医院的院长，这家医院的医术精湛，服务良好而在本市享有很好的信誉。他的两个孙女都出落得如花似玉、楚楚动人，像两朵含苞欲放的美丽动人的花蕾。真是一个幸福和乐的家庭啊！

可是，谁知在这幸福美满的面纱后面，竟掩蔽着无穷无尽的冷漠、孤独与痛苦？！

祖母知子吸毒足足三十余年了，曾数十次被送进精神病院治疗。医院院长岸勇也是一个离了麻药便不能生活的人，贪婪地吸食毒品给了他暂时的兴奋与满足，却同时带给他难以估量的精神伤害和肉体摧残。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吸毒者竟在精通医术的

医师家庭？

因求学而长年寄居在这个家庭中的藤木代作。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个家庭蕴含的不幸与危机。经过长期认真观察和细致思考，他终于隐约弄清了其中悲剧性的一幕幕。

原来，知子吸毒是由于夫妻二人爱情的裂痕。丈夫的性无能直接导致了丈夫的寻花疗治，终于使知子怀着逃避与复仇的复杂感情开始了吸毒。而岸勇的吸毒同样是爱的缺乏导致的结果。妻子并不爱他，经常出去约会，他在绝望和痛苦之中也走上了用服用麻药来解脱和忘却的悲惨道路。这些可怜的失去爱的人们哪！

这些伤痕累累的破碎的心灵哪！

年轻一代的爱情会是怎样的结局呢？这两个美丽的姑娘美子和和君都深深爱上了潇洒的代作，可代作却只喜欢其中的美子。其中似乎同样隐藏着爱情的危机——年轻人的爱情该不会再是未等绽放就已凋谢的残花败絮吧？！但愿如此。这平静而幸福的家庭啊！

目 录

第一章	奇怪的一家人.....	(1)
第二章	知子的吸毒瘾.....	(52)
第三章	院长先生的悲剧.....	(91)
第四章	幸福面纱下的痛苦	(134)
第五章	暗夜行路	(180)

第一章 奇怪的一家人

“嘟——嘟嘟——”

开往青森的“原鹰”号列车的启动号响了。

藤木代作站起来向站在月台上的的母亲挥挥手，眼眶禁不住被泪水浸湿了。

身穿白色和服的妈妈也向他挥挥手，满脸的关切，还有一丝淡淡的忧伤。她的眼里似乎噙满了泪水。代作只听她轻轻地说：

“到那边照顾好自己。家里的事不用担心。按时来信，啊！”

代作用力地点了点头。他用略微颤抖的声音向妈妈说：

“妈，我知道。你回去吧，我走了。那边没事，有伯父呢！”

列车缓缓地启动了，不一会便呼啸而去。在被泪水打湿的模糊的视线中，妈妈那熟悉的瘦弱的身影愈来愈小，最后

终于消失在视线之外。自己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故乡被远远地抛在身后了，列车正迅速地把代作送往此行的目的地——户板。

可代作的心却似乎还留在故乡上野。他实在忘不了那自己朝夕相伴的青山绿水，草木虫鱼，忘不了自己虽然贫穷却温馨的家。

就在代作刚有朦胧的记忆时，父亲就得了肺癌（这是后来听母亲说的）去世了。在父亲咽气的最后一刻，他把代作和刚学会走路的弟弟纪田叫到床前，无限温柔地抚摸着两个小脑袋对他俩说：

“爸以后不能再照顾你们了。你们要好好听妈妈的话，别让妈妈生气，啊！”

这话代作当时并没记住，是妈妈后来告诉他的；而父亲那温和地抚摸和滴滴泪水的脸，却鲜明地印在他脑海中了。

父亲死了之后，妈妈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苦。她为富人家帮佣，缝洗衣服，挣点及其微薄的收入勉强糊口度日。她把全部的精力和热情都做洒在对儿子的培养中了，她把最好的菜做给孩子们吃，把最漂亮的衣服做给孩子们穿，自己却终年穿一件陈旧和褪了色的和服，吃着粗劣的饭菜。孩子是她生命的唯一希望，是她赖以顽强生活下去的精神支住。代作很早就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幸运的是，这些年来代作家一直得到一位叫川田井四郎的伯父的不断资助。每逢过节和过年，红包总是很准时地从这位远方的伯父那里寄来，里面准有厚厚一叠钞票。正是在这位从未见过面的伯父的慷慨济助下，代作才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毕业。这次，当这位伯父得知代作准备赴户板补习，以

便投考北海道大学医学部时，他便立即来了一封信，让代作住到他家里，生活及学习费等一概由他负担。让为学费发愁的母亲和代作读了这封信后，激动地抱头痛哭起来。后来，妈妈边抹着眼泪边郑重地对代作说：

“代作，你要安心去读书吧。以后等你出息了，可千万别忘了你伯父啊！”

在上初中的时候，代作有一次问过妈妈：

“妈，川田井四郎伯父是我的亲伯父吗？他对咱家怎么这么好啊？”

妈妈便边抚摸着他圆圆的小脑袋，边缓缓地向小代作叙述了这位伯父的事情：

“不，孩子，他不是你的亲伯父，但比你的亲伯父还亲哪！他是你死去的父亲的好朋友，最好的朋友。他俩是在部队里认识的。当时，他们同在寒冷的北千岛服役，你爸爸是军医，你这位伯父是陆军中尉。这位伯父不适应北千岛寒冷的气候，患了重感冒，不久竟转成严重的肝炎。当时部队的医疗条件可差啦，眼看你这位伯父就没救了。你爸爸看他可怜，一连在他身边精心护理了三天三夜，给他喂药打针、端汤送水。后来，或许这诚意感动了上苍吧，你这位伯父竟奇迹般的痊愈了。可爸爸却由于连日不睡，又累又冻，接着病倒了。当然，你爸当时还年轻，身体棒，很快就好了。你这位伯父很受感动，当地便和你爸拜了干兄弟，并指天发誓道：‘川田井四郎和藤木奇玲于公元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在北千岛正式结为把兄弟，此后两人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相互帮助，至死不渝。违此誓者必遭上天报应。’从此以后，你就有了一个伯父了。他和你爸的关系一直很好，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

上都很帮忙。你这位伯父住城里，从部队转业后开了一个医务所，生意很是兴隆。他总是很慷慨地成百成百地寄钱来，你爸死后也一直如此。真是个好入哪！孩子，没有你这位好心的伯父，你可没有今天啊……”

说着说着，妈妈总是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滴落在凝神倾听着的小代作的脸上。

后来，在代作还上初中的—一个暑假中，妈妈带着他和弟弟到这位伯父家住过一些日子。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他曾多少次想象过其容貌的伯父。伯父那硬朗的身板、慈爱的面容，爽朗的笑声深深地留在了小代作的脑海中。他对这位伯父充满了尊敬和感动。

还有他所不能忘记的——不，应该说在脑海中越来越清晰的，是伯父刚六岁的孙女美子那双圆圆的、清澈的、闪动着天真和好奇光芒的眼睛。那年暑假的半月间，他、纪田、美子和美子的姐姐和君成天在一块儿玩，捉迷藏、跳绳、玩扑克、逛海滩……玩得可痛快哪。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时的景象都模糊不清了，唯有那双逗人的水汪汪的大眼睛，却越来越明晰地留在代作的记忆中，甚至还会出现在他的美妙的梦境中。

现在，美子该进中学了吧？她还是那样可爱吧！她的那双眼睛还是那样动人吗？

代作一面联翩地回想着，一面眺望着列车窗外迅速退后的风景。

在柔和的三月阳光中，川田井外科医院纵形招牌醒目地映入眼帘中。

“本来就是这么大的招牌吗？”

代作觉得九年前好像是横形招牌，一面把皮箱换过另外一只手，仰望医院。与五层楼的医院并排的“川田井药局”已经由二楼改建为三楼。

代作有些踟蹰不前而在药局前面彷徨时，一个黄色毛衣少女从里面跑出来，约莫十七、八岁，或二十岁的样子。

“你是代作吧？”兴奋的声音问。

过浓的口红，前发掩盖了眉毛，前发下面是一对细眯的笑眼。从这对眼睛可以看出是两姊妹的姊姊和君。

“嗨，好久不见！”

代作有些不好意思地用手摸摸脖子，看着对方说：

“和君，你长大了。”

“那当然，小孩子经过九年不长大，不是很严重吗？你也长高了……有一七〇公分吧？”

和君抬眼看代作，而和君本身也已经是一六〇公分高，穿着毛衣的胸部，代作觉得似乎太高耸了一些。车道已经没有雪，但街道两边仍有少许残雪。雪水反射着阳光，成为浅浅的流水。一脚踏过这流水，进入二十坪左右整洁的店内，立刻闻到药品的气味而勾起了九年前的记忆。

“哦，代作君吧？欢迎欢迎。”从角落的配药室出现了罩着白衫的川田井四郎。

代作有些紧张。

“啊……好久不见。一直受到您的照顾……家母要我转告她的感谢……”代作恭敬地行礼。觉得好像许久没有这样恭敬过似的。

四郎使劲地摇着手。

“哪里哪里。你好像比过年的时候寄来的照片更成熟了。眉毛这么浓，和令尊生前一模一样。”四郎扳着代作肩膀说。从他面孔的光泽，看不出已经是将近七十岁的人了。他在配药室的椅子上坐下来，以精神抖擞的声音说：

“来，坐下。和君，泡咖啡吧。”

代作缩着脚在沙发上坐下来。四郎情绪良好地继续说：

“代作君，我先警告你，川田井家的每一个人都是塌糊涂的人。我的儿子是天下第一庸医，说不定会把右脚当做左脚切断的人。他的太太是有名的恶妻。两个孙女儿则是不听管教的泼辣妹。而我，我是没得比的刻薄爷爷。此外，说到我内人，已经是一脚踩在那个世界的糊涂老太婆了。反正午饭的时候我会介绍，你可别太震惊。”

四郎说着，愉快地笑起来。代作地被惹笑了，心想，一定是随和而开朗的一家人。四郎忽然收敛笑容，注视着代作，眼光锐利。

“那么，你呢？你是怎样的人物？”

“怎样的……”一时间代作噤着嘴，回答不出来。

“几岁？”

“十九岁。再过两个月就是二十岁。”

“啊，对。和君，‘丑女妙龄也好看，粗茶初泡味亦秀’只能拿来形容女性吧？”四郎转向送毛巾来的和君问。

“什么？丑女妙龄，粗茶初泡是什么？”

四郎不理和君的疑问，对代作说。

“喝酒吗？”

“我……还没有成年。但在朋友家的时候，喝过一杯啤酒。”

“还没有成年？这个说法相当保守。告诉你，我在七、八岁的时候就尝过酒的滋味了。我看，再过二、三年，你就可以喝成打的啤酒了。那么，香烟呢？”四郎从白罩衫口袋取出香烟问。

“学过一次，但被呛住了。”

“哦？学过？只是学习？”

目送和君放下咖啡，进入里面后，四郎放低声音问：

“那么，喜欢女性吗？”

代作胀红了，但一本正经地回答：

“我还不知道？……大概普通吧。”

“普通吗？普通就是不讨厌吧？我已经快六十九岁了，但这方面我还是现役哩。”

四郎扬声而笑，牙齿齐全完好，显然都是假牙。代作觉得他的紧张已经消失了。从现在起，数年之间，生活费和学费都要援助他的四郎并非严厉拘谨的人，使他感到庆幸。

“有什么趣事吗？”店前突然有人问。

代作回头一看，一个罩着与四郎相同的白褂女性，站在自动门侧。圆圆的面孔看起来大约三十岁前后。

“啊，正在说你的坏话哩。代作君刚到。代作君，这位是我店里的药剂师小姐。”

“我是藤木代作。”代作站起来行礼。

“欢迎！今后我们要成为好朋友。”

名片递过来。这时二、三个客人先后走进来。其中一个拄着拐杖的跛足老人。

“哇！走得比上次稳多了。”四郎高兴地迎过去，拥着老人肩膀，扶他坐在沙发。四郎的神情十分的和善。

进来收拾咖啡杯的和君对代作说：

“我带你去看房间。”

代作向四郎和板正分日子招呼，但这两人各忙着接待顾客。店里的咕咕钟在通报十点，代作转身跟随和君而走。乘坐与医院共用的电梯到三楼的洋式房，约莫四坪的房内，除了床以外，角落有个洗脸台，使代作有一种进入病房的感觉。

“好漂亮的房间。”代作看着浅绿色墙壁，和同色地毯同色窗帘说。事先从东京寄来的行李放在床下。

“像病房吧？”和君说。仿佛看穿了代作的内心。“但过来这边看看，对面就是植物园，景色不错。”

和君走近窗边。代作也依言走过去。三月下旬的植物园还有不少残雪，不过，榆树、桂树等大树根部的雪融成圆圆的，成为黑色的深洞。

“雪都是从树根的地方开始溶化。”

“啊，可不是？我不知道，亏得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年。”

“太棒了，可以住在能眺望树木的房间。”

“就是说啊。”和君说着，突然靠过来，仰头看代作。黄色毛衣的胸部碰到代作的衣服。

代作慌忙退后一步，唐突地说：

“啊……莫里哀和妥斯托耶夫斯基这两位作家，你喜欢哪一位？”

和君盯着代作看了一会儿，回答说：

“我喜欢法国胜过苏俄。无论如何，法国是时髦的国家。但我不喜欢法国的毛里亚克。”和君说着，扬声大笑。

“哦。”代作有一种被嘲笑的感觉。和君浓浓的口红使代作有些不自在。

笑声停止后，和君看着窗外说：

“一楼的是爷爷奶奶，二楼是爸妈，三楼有你、佣人多中子，以及我和妹妹美子四个人的房间，各楼都有厕所。”

“哦。”代作迅速地算出共有八个人。院长夫妇、四郎的妻子、佣人多中子，以及最想念的美子都尚未见面，感到有些不安。和君不知道是否了解他的感受，说：

“爸在诊察中，妈送歌谣老师到千岁机场去了。多中子出去买东西，奶奶是玩柏青哥。”

“什么？柏青哥？”代作不觉提高了声音，记得刚才四郎才说“已经是一脚踩在那个世界的糊涂老太婆”啊。

“对，柏青哥。奶奶活了六十四年的结论是，世界上没有比柏青哥更好玩的事。不过，通常只是玩一个上午而已。好了，十二点半请到一楼的餐厅来。”和君抛下活泼的飞吻，走出了房间。

（美子呢？）

这句最想问的话，不知怎么，代作说不出口，美子的学校应该已经放春假了。

和君离开后，疲倦一下子涌出来，代作懒得马上打开行李，仰身躺在床上。

代作去年高校毕业，因不忍让母亲单独辛苦工作而放弃升学，在玩具批发店工作。听到消息的川田井四郎立刻打电话给丽吉，热心地劝说：

“大学一定要念，学费由我负担好了。户坂也有补习班，就在我的药局一面帮忙一面准备考试吧。如果不反对，也可以投考北海道大学的医学部。没关系，一切费用我都会负担。”

开头丽吉和代作都辞谢了，但四郎三番两次写信、打电话，终于无法抗拒他的好意。

瞪着没有污点的天花板，代作想起与母亲和弟弟三人在东京的公寓生活。墙壁和天花板都自丧父以来，长年累月积染着尘垢。看不出已四十六岁的母亲笑容，和弟弟纪田晒黑的脸孔，忽大忽小地浮现又消失。

担任人寿保险外务员的母亲因与客户有约，不能送到车站，纪田则因感冒卧病，所以是无人欢送的寂寞启程。昨天下午三点出发，刚才抵达户坂，还不到一昼夜，却感到已经离家很久。

代作想打电话报平安而坐起来，握住门柄后才又放弃，开始整理行李。因为这个时候母亲已经出去工作了。

代作准时于十二点半下楼到餐厅。很大的餐厅没有人影，只是铺着白色桌巾的大餐桌上面拼排放着汤盘、汤匙、刀子等。中央放着插了几朵康乃馨的浅蓝色花瓶而已。代作看看钟，是十二点半。表快了吗？对照壁上挂钟，仍然是十二点半。正以为是听错时间时，珠帘隔开的厨房发出呵息声，系着围裙，一位体格强壮的女人露出脸来。

“啊——我是藤木代作。”代作鞠躬说。

“哦，你就是藤木代作？很好，我可以放心了。因为近来的年轻人，不论男女都不懂得打招呼。我是炊事主任……没有一个部下的主任。我的名字叫田多中子，多包涵。”不笑一下地看着代作说，然后不问自答：

“今天的午餐有玉米汤、马铃薯沙拉、虾球和面包卷。好，先上汤吗？”

代作连忙退后说：

“不，我等大家到齐再吃。”

“等大家到齐？”多中子反问，接着张大气色极佳的嘴巴哈哈大笑。笑起来一张脸显得和蔼可亲。似乎与母亲差不多的年纪——四十五、六岁的样子。“我告诉你，小代。叫你比代作好，是不是？”这样问过后，多中子才接着说：

“小代，不论是早餐、午餐、晚餐，这一家人全员到齐的，一年恐怕不到一次哩。医院和药局的雇客都是病人，而小姐们爱睡懒觉，放学时间也不一样，太太又经常不在。”

“哦？……那……”

“所以，这里等于是生意清淡的餐馆，客人零零星星。反正不必客气，吃吧。”

“可是，才第一天……”

代作不好意思坐下来，正在踌躇不决时，院长夫人走进来，打量高领白毛衣和牛仔褲的代作说：

“啊，对不起，代作，我出去了。哇，变成好青年了。”

“是，现在起要来打扰了。这是家母要我带来的……一点小东西……”代作递出一包海苔，有些口齿不清地说。这不仅是因为害羞，并且是被女星舞台装般的何岁子的打扮所慑的关系。

“谢谢。坐火车来，很累吧？”何岁子在代作旁边的椅子落座，探视代作脸上问：

“代作，你看我有没有改变？”

“九年前……我还只是小学生而已。”代作瞥了一眼何岁子的金发。

多中子把锅中的汤舀入代作的汤盘。

“啊，已经九年了？那我变成老太婆了，是不是？”何岁

子的面孔再次移过来。

“哪里……”

“没有一个人能和九年前相同。”多中子不客气地说。

代作心中一惊，看看何岁子。但她毫不在意地说：

“那当然，多中子。”然后就开始喝汤。

代作也吃了一口汤，马上叫道：

“好吃！”

站着看他们的多中子笑嘻嘻地说：

“已经好几年没有听过人说好吃了。”

面包、虾球、沙拉都可口到代作每吃一口就想称赞的程度。但何岁子没有称赞一声，只热心地谈论和她到机场送行的女友衣着打扮。

餐后的咖啡送来时，何岁子突然改变话题。

“代作，你不至于是阿门吧？”

“阿门？”代作念教会的主日学到中学二年级。

“对。我最讨厌这个，抖来抖去的。”

不知几时在两人对面坐下的多中子说：

“啊，为什么？阿门就是信徒都要钉十字架吧？”她不看一眼惊讶的代作，继续说：

“那应该是罪孽深重的人们刚刚好的信仰吧？”

代作觉得多中子可能了解基督教，他在心中反刍多中子刚才说过的话：

“阿门就是信徒都要钉十字架吧？那应该是罪孽深重的人们刚刚好的信仰吧？”

好可怕的话，好像撞击着核心的感觉。代作在念主日学时，反复听到的教义是：